

An abstract landscape painting in oil, featuring a large, dark, craggy rock formation on the left side. The rock is rendered with thick, textured brushstrokes in shades of grey, black, and brown. To the right of the rock, there are patches of lighter, more vibrant colors including blue, white, and yellow, suggesting a misty or snowy environment.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is dynamic and expressive, with a focus on natural forms and textures.

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
主编 食指 许江 撰文 祝凤鸣

HONG LING

洪凌

SPRIT OF LANDSCAPE

山水精神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食指, 许江主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12

ISBN 7-5434-6317-2

I. 中... II. ①食... ②许... III. 艺术家—评传
—中国—现代—画册 IV. K825.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56578号

策 划 / 三尚艺术

特约编辑 / 陈子劲 张 健 熊 磊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邮编 050061)

出 品 /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2号3号楼2层, 邮编 100101

电话 010-84853332

编辑总监 / 刘 峥

文字总监 / 郑一奇

责任编辑 / 康 丽 杨 健

设 计 / 郑子杰 王 梓 吴 鹏

制 版 / 北京图文天地中青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12印张

出版日期 / 2006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434-6317-2

定 价 / 580元 (全套10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

主编 食指 许江 撰文 祝凤鸣

HONG LING

洪凌

SPIRIT OF LANDSCAPE

山水精神

序言一

如此规模地组织当代重要诗人写画家介绍画作，不仅是一个创举，准确地说，是恢复了一座古老的文化桥梁，把诗人和画家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兼兄弟关系又建立起来。从文化的角度看，一批在汉语中成长的画家当然要用汉语的眼光来理解、认识、批判。

精神转化为产品，是时代的趋势，也是文明进步的表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按照各自的规律向前发展，它们并不同步，但在某一点上有时会达成平衡或统一。比如一幅画在一个家庭体现了双重价值。

但艺术品进入民间市场不应该是一件盲目的事情，必须建立良好的秩序，这需要时间和过程，重要的是需要一批人为此付出努力。首先就是要培养大家的感受力和鉴赏力，逐渐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作品，什么是传统和创新，怎么样的画才有价值，但这一切的前提是谁是一个真正优秀的画家。

通过人类学意义上人性最敏感的诗人，我们进入一个个画家的灵魂。他们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有生老病死。大多地方他们也是普通人，而在某一处，他们显现了神奇的记忆。对一幅作品的评判首先是对一个人灵魂的拷问。

这套书的出版可喜可贺，它填补了一个空白，如此大面积的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和最重要的画家在同时做着一件认真细致的工作。

我感谢他们！

食指 2006.8

Prefac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s are gathered together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to write about painters as well as their masterpieces. This large-scaled activity serves not only as a pioneering work, but a bridge through which the classic relationship of brotherhood between poets and painters is restored. Culturally speaking, painters raised in a Chinese-speaking environment will undoubtedly try to appreciate paintings with eyes peculiar to the Chinese.

To convert spiritual intelligence into tangible products is the current practice, which shows the progress of our civilization. Though both spiritual and material civilization advanced in their own orbit yet not synchronically, the point will somehow be arrived at when balance or unity is reached between them. A painting hanging in a room is just an example to the point, which demonstrates the above-mentioned double values for a family.

But art works should never hit market blindly. A fine order is a must, which requires time to develop, and most of all, efforts devoted by lots of people. To begin with, we should nurture people's sensibility and the ability to appreciate. Gradually, we must let more to discern what a lasting art work is, what tradition and creation are, and what a valuable painting is. But all of these are possible only when the precondition is satisfied, that is, there lives a real excellent painter.

Anthropologically, poets, through whom we may enter into painters' souls, are the most sensitive to human nature. They are mostly ordinary mortal people of flesh and blood, whose lives are also full of joys and sorrows. But in one particular place, they, somehow, display their unique wizardly power to see A to Z of all details of everything and express them without any omission, which can be briefly said as the unique combination of his emotion, imagination, intellect and intuition. Therefore, for a poet to pass his judgments on to a piece of art work, he has to be first all of put to the torture of his soul.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set of books is a delightful event, for it fills up the gaps, and gathers together nationwide the most excellent poets and important painters to be painstaking with the common task.

I hereby give my thanks to all of them!

By Shi Zhi August, 2006

序言二

西汉扬雄曰：“言，心声也。”诗与画都从于心。

今天，我们带着一颗诚挚的心在这里相会。

“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在这里，诗与画在这里，找寻彼此相识相知的气息和心迹，并以此去召唤真正富于诗性和画意的生活。

诗人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社会阶层。诗人是一种灵魂的类型。这种灵魂总在漂泊，居无定所，并总是从躯体上抽离出去，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回望自己，返观自照。诗人总是在远方看到了自己，看到了真正的生活，但是他却永远到不了那里去。并不是所有写诗的人都称得上诗人。许多从事别的行业的人们那里，却蕴含着诗性。真正的诗人在生活中。我们向真正的诗人们致敬！

我们所处的年代是一个缺少诗人却盛产歌星的年代。那歌总将诗思想和激愤掷去，却将浮华张扬；我们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将一切都插电的年代。诗言志的本色被淹没在世界的图化和碟化的绚烂之中，诗人的赤诚与明澈正面对着媒体独裁和技术优先的双重黑衣。

我们可以容忍没有诗，但我们不能容忍没有诗性的生活。我们可以容忍没有诗，但我们不能容忍将许多假象滥充为诗性。所以，我们走在一起，重新寻找诗的气息，重新寻找诗性和诗人的灵魂。

许江 2006.5

Preface

A well-known Chinese poet once said: Words are the voice of the heart, so are paintings. Also, our ancestors believed that both writings and paintings originate from our heart.

And today, with sincere hearts, we, poets and painters, are meeting here.

As one passage from a poem goes, "Swallows, like the ones I knew, return". Like the swallows we are now here in search of a kind of feeling and atmosphere that are understood and familiar to us, in an attempt to call on a truly poetic and picturesque life.

Poet is neither an occupation, nor a social stratum. Poet is kind of an unsettled soul, always on the drift. Often it retires itself from the flesh body, and looks back on itself from the remote horizon. It is usually in the distance that poets find his true self, as well as true life, a place he can never reach. Not all that compose poems are poets; poets may also be found among people in all works of life. True poets hide themselves in our daily lives. Let us salute to all the true poets at pres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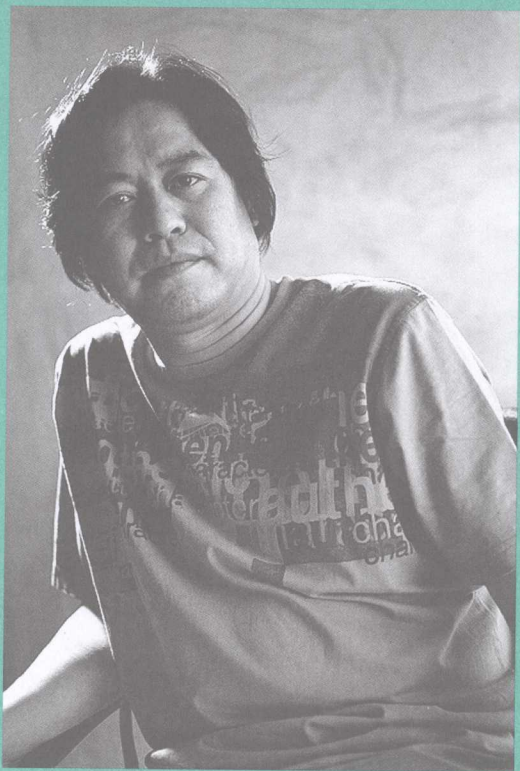
Ours is a time which lacks in poets and which produces too many popular stars, who, more often than not, cast away poetic thought and feelings, leaving only the vain glory. It is time in which everything is plugged in. The mission of the poetry to express one's ambitions has already been forgotten and lost in the false splendor of the madding world, and the loyalty and purity in poets are now faced with the double dark forces: media which dictates, and technology which is put on priority.

We can have no poems in our life, but we can never tolerate life without poetry or life permeated with pseudo-poetry. So, let's be together, rediscovering the aroma of poems since forgotten, the poetry in our time and the soul of the poe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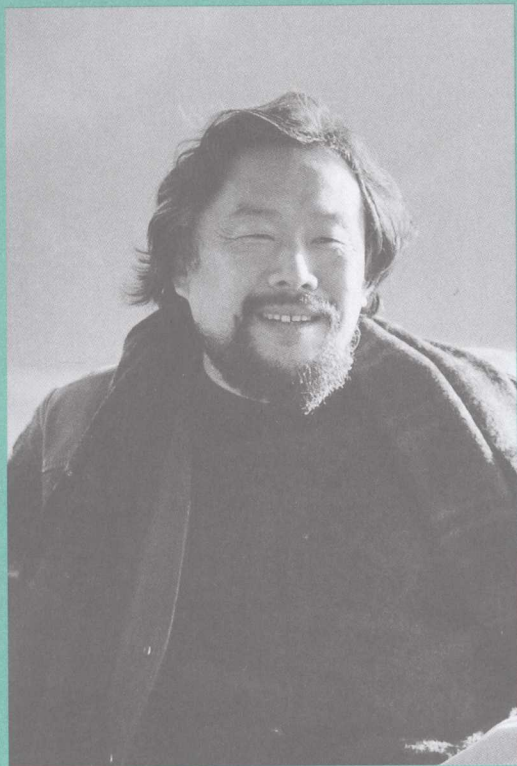
By Xu Jiang May, 2006

目 录

10	逆流而上的油画家
12	观看山水的眼睛
14	胡同里的童年,《故宫周刊》
16	在青春生涩的怀抱
18	新潮,失误的压迫
20	转向自然,寻求自己
23	南方,喜悦与劳作
25	山水里的精神
28	传统,记忆与复活
33	洪凌作品
	附:洪凌简介



祝凤鸣，一位乡村神秘主义者。
一位从童年的美妙荆棘中，持续发展的幻想家。
他从自然环境里，直接激起心智的力量，
完成内心独白。
他的诗有一种古典压抑下的自由风范。



洪凌，1955年出生于北京宣武区。

1976年9月，进入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就读，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

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市服务学校。

油画作品多次参展并出版。

2007年出版《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洪凌》。



雪竹



春意



茂春

今天，院子中笼罩着一层青光，画室里大雾蒙蒙，心也像过滤了似的，不容躁动，一切都缓慢地流逝在朦胧中。雾将散时，天上悬着一轮银色的盘子，辨不出那是太阳还是月亮，只能任意识里混沌的时间，从雾中蔓延到我的画布上……

——洪凌《黄山笔记》

逆流而上的油画家

人画山水时，并不意味着“山水”，而是发现自己：山水成为人的情感的寄托，人的欢愉、朴素与虔诚的比喻。在《论山水》这篇声名卓著的短文中，诗人里尔克进一步辨析：画中的山水，是神秘的自然律含思自鉴的蓝色明镜，是犹如“未来”那样伟大而不可思议的远方。

含思自鉴，的确是有些不可思议：在疏远自然、心性日益焦虑的今天，洪凌却沉潜于南方山川，久而久之，在竹子、雨雪和池塘边，像一个沉稳、静谧的古人，怀揣千言万语，拥有超拔现实的秘密表达——他成了一位逆流而上的油画家。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洪凌致力于山水油画的创作。他融会传统的典范意义和由此提出的问题，一直是中国油画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2003年12月，在“第三届中国油画精选作品展”上，20件作品获得最高奖“中国油画艺术奖”，其中，洪凌的《雪竹》获此殊荣；而“雪竹”，仿佛完全是一幅中国画的名字。

十多年来，洪凌携带着他的“中国式油画”，入选过“'94中国批评家年度提名展”、“47届威尼斯双年展”、“20世纪中国油画展”等里程碑式展览，给当代中国油画史构成直接影响。

洪凌油画里浓郁的东方气息，他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挖掘和拓展……对他艺术的审美评价，都必须投放到百年中国油画的历史景象中。中西融合，油画本土化，这其中交织着过于驳杂的文化历史话题。

当一年的日子流淌殆尽
四周田野和山脉沉默不语，
天空的蓝色还是闪耀在白昼，
仿佛屹立于明朗高处的天体。
变化和美丽依稀在四周，
那里，一条小河匆匆淌过，
在这壮美的大自然的时辰
安息之魂合于幽深。

在中国艺术界，洪凌走着一条稳健的、孤立的道路，人们对他艺术的理解始终也未能形成共识。因论者的角度不同，往往产生完全不同的结论。

持异议者，大多是站在写实主义或前卫主义的角度，两者可能都认为洪凌走向“风景画”而丧失了社会性；迄今为止，人们还隐隐存有一份担忧——认为洪凌的画太靠近中国，太像中国画，称之为“油国画”。

洪凌的支持者，大多赞美他在油画民族化上所作的努力，称之为“中国式油画”。他的油画所表达的是山水精神，而不是西方风景。也就是说，洪凌延伸了林风眠、庞熏栻等所开创的道路。

对洪凌艺术的关注愈加急切，萌发的问题便愈多。好在今日，艺术之争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个人情绪冲动，而稍显理性和从容。

大的背景是，在人们日渐忧心于技术失控和传统记忆遗失的今天，国际艺术界也更强调传统、民族、地方元素的永恒价值——文化正呈现出多元化的气候。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艺术史上出现洪凌，他的存在以及因他而产生的影响，实际上已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即“洪凌现象”。遥相呼应的，是20世纪上半叶围绕林风眠中西艺术融合之争的“林氏现象”。

含思自鉴，“洪凌现象”应聚焦于此：只有好的油画和坏的油画，没有什么“中国式油画”，更没有“油国画”；洪凌的艺术与传统的关系，是寄生、嫁接还是相互激活？这种艺术是否具备自律的独立精神？如果有，这种精神的分娩力、生长性如何？在何种意义和可能性上为我们提供未来和远景？

阳光重又回到新的欢乐，

日子的绽放伴着光芒，好像花朵；

大自然的目标照亮了心绪，

仿佛涌出的欢乐和歌曲。

新的世界还在幽谷的外面，

春天的晨曦明朗，

高处闪耀着白日，黄昏的生命

也赐予静观者内在的意义。

滚滚向前的世界潮流日新月异，有一位画家却凭舟稳立，气象从容。他要追溯远方，去古老中国的山脉里看看，去古老的泉水边看看，他要找寻自己内心的清泉——实际情况是这样，任何一眼泉水，都会变成一条跳跃的溪水；而每一条活着的溪水，都阵阵上溯自苍茫远海涌来的气息。

“中国要是出一百个林风眠就好了。30年代中西融合，那时东方的文脉还很强劲，我们已经失去了一次和西方艺术较量的机会。”洪凌一边抽着胖胖的雪茄，一边惋惜感叹。

1993年，洪凌在黄山建了工作室。十多年来，他画过无数雪景，油画家的胡子也变得花白。经常是这样，结束中央美院的教学，夜晚踏上列车，洪凌便成了一个著名的南来北往的人，带着有力的眼神——南方，大雾潮湿而浓郁，一堆杂乱无章的山水，一草一木都在等着他，仿佛他是第一个要去为这个奇妙天地绘制地图的人；南方，一种孤单，一个召唤，积雪压弯树枝，蓝莹莹的雪块仿佛亲人的脸……他走着走着，他是延伸得如此长久的、内心如此吃力地保留着往日的人。

画是心血熬成的。昨天头疼，有些感冒，画室中一幅幅未画完的大画，好像要吸干我的血气，使我不敢踏入画室。今天“开太阳了”，精神好很多。

只有经过连绵细雨，在灰白世界里长久纠缠的人才能体会“开”这个字的妙处，才能理解这里为什么是水墨的故乡，是黄宾虹的故乡……

——洪凌《黄山笔记》

观看山水的眼睛

“山水还是宋代的山水，山水没变，是人的心变了，人看山水的眼睛变了。”如此感叹时，远处的新安江在洪凌的眼眸里闪亮。

难道一定要用宋代人的眼睛看山水？那么好吧，让我们首先来看看11世纪时懒洋洋、慢悠悠的中国人，拥有怎样一双杰出、超拔的眼睛吧。

自然还是一个异常广阔的整体，画家消失在它的背后，山水里有一种安适、幻想的诗意——在董源、巨然、李成、范宽这些显赫的眼睛中，山水不再是作为物质而对人们含有意义，艺术家总是交融地、温和地凝视它——这时的自然，是一个伟大的、现存的真实，是一个整体，一阵呼吸和涌动，是一个生命。

北宋山水画，有一种静谧的风仪。它们寂寞又安静，平林漠漠，万古千秋。永恒的自然山水，胜过转瞬即逝的人世繁华。

这些基本塞满画面的、客观的、全景性地描绘自然的方式，富有使人感动的意味——它既宽泛、丰满而又不确定；也使人清晰地感受到整体自然与人类情感的亲切关系，好像人真是在其中可以居住、可以嬉戏似的。

问题是，不是在所有山水中，人都可以居住、可以嬉戏——在萧条、枯瘦的山水里，树木好像拳头的地方，在危险的岩石下，人不能居住；在一株青藤、一只怪鸟、一丛竹子和几个干涩的南瓜下，人也只能稍坐一会，不能居住……

人忘却灵魂中的忧虑，
当春花绽放，无不灿烂，
绿色的田野欣然扩布远处，
亮光闪闪淌下美丽的小溪。
群山遍布林木静静站立，
美妙的是空空之所的气息，
开阔的山谷延伸于天地间
塔楼和民居依靠小山。

面对自然山水，中国艺术家有一种天赋的内省精神。但这种内省性精神里，又隐藏着一种警醒，一种危机——艺术家要么持有浪漫主义的目光，这是短浅的、精巧的眼神，他美化了自己观察到的事物；艺术家要么有着现实主义悲哀而伤神的眼睛，自然山水成了时事政治的象征和个体身世的隐喻，变得过于主观怪异，过于自私。

只有在智者的眼睛里，山水才有着平静的、深刻的、玄妙莫测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也最接近真理——距这种可能性不远的，是艺术家的质朴的可能性——当他们与山水相遇，人与风景形象和世界走到了一起时，他们自己

便要千方百计地深入到自然的伟大联系中去，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寻找某种精确的东西……随后，他的艺术变得深幽起来，因为他是山水的朋友，山水的知己，山水的诗人……

中国山水画最值得珍惜的地方，就是那种整体的自然性，那种密布其间的、诗性的、冥想的境界。

田野枯黄，唯有蓝天
闪耀在高空，仿佛歧路
大自然浑然为一的景象，吹拂着
清新气息，万物环饰以淡淡明亮。
天上隐约可见大地的浑圆
整整一天，伴着清澈的大自然
当高天的苍穹点缀星星，
更具灵性的，是那延展遐迩的生命。

在近现代中国山水画家家中，与北宋相隔千年，最具冥想意境的画家，当首推黄宾虹。在他浑朴一体、气韵生动的杰作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山水的“质地”、山水的“架势”、山水的“骨头”，而更多的是“山水的气息”，“欲得山川之气，还得闭目沉思，非领略其精神不可”。细细研磨着山水与光照、空气共同构成的形象，在温润的南方雾霭里，黄宾虹拥有一双奇特的“心灵的眼睛”。

洪凌的油画，同样使我们能清晰感受到一种绵绵不尽的自然本真气息——在他的画幅中，往往见不到具体的山石和树木：团团白色，很难分清它们哪是梨花哪是积雪；红褐色块中，我们也辨析不出哪个是秋叶哪个是泥土，哪个是肉块和血液……

在洪凌这种不确定的油画中，又存在着一种坚决的、数学一般的精确——整个画面，在自我派生和生长，变成一种情绪，一阵远古的情感，阵阵向我们涌来……通过这种猛烈的晃动，来干扰我们内心即将冻结的那个神秘时刻。

在心慌意乱的当代社会，远古情感为何能产生如此震慑人心的力量？难道仅仅因为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一个伟大进化谱系中的最终果实？有没有一种百转千回的文化心理传承？

耐人寻味的是，洪凌的工作室恰好建在黄宾虹的故乡，洪凌的山水油画，在精神上最接近的不是哪个西方油画大师，而是中国水墨画家黄宾虹。

山水画家，总是孤寂一人面对整个大自然。从某个角度来看，似乎一切艺术的主题和目的都存在于个体和整体的平衡当中，似乎崇高的因素——即艺术方面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使天平的两个秤盘保持均衡。

实际上，在不同的艺术作品中都存在这种关系，指出一部交响乐是如何把暴风雨的声音与我们血液流动的声音融合在一起的，确实也是一件十分诱人的事。

……心灵的耳朵，相伴相依的是心灵的眼睛。而那的确，也是洪凌唯一用来观看山水的眼睛。

言及心灵，它有着怎样成长的丝纶？为何如此浑朴与温润？它又如何与



满秋



丽秋



秋痕



秋

一个人的禀赋、童年和文化记忆息息相关？

当今人们被困在城市的尘埃和喧嚣中，偶尔也乘坐飞机到山中透口气，如同饿了去吃汉堡包，疲惫了去泡桑拿浴。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山水画家也持这种心态，创作出“桑拿山水”、“汉堡山水”，岂不令人堪忧？

——洪凌《黄山笔记》

胡同里的童年，《故宫周刊》

1955年2月2日凌晨，洪凌出生于北京市立第三医院，恰好与他日后工作的中央美术学院相距不远。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不管在哪里有什么人降生，这一天总是一个骚动和兴奋的日子，一些邻居参与进来，父亲和朋友一道高兴。孩子是要长大的，他对自己感到陌生，所有人都对他感到陌生，他成为某种不确定的东西，深不可测的东西，朦朦胧胧的东西。他从这只手转到那只手，从母亲手里转到父亲手里，父亲又把他交给第一个老师，第一个老师再把他交给第二个老师，直到这个孩子有朝一日在一个事件中发生变化。在一个朦胧的、不引人注目的表面上，出现了一个微小的、明亮的闪光点。

童年时，洪凌家住在北京南城一个很大的四合院中，以前曾是中山会馆，也就是民国时期广东中山县驻京办事处。这个胡同深处历史悠久的院落，带着家族的传承，也将给洪凌未来的闪光点提供隐秘的前提。

到了50年代初，由于街坊邻居搬来的越来越多，曾经只有五六户人家的中山会馆，俨然已经是一户大杂院了。洪凌的童年，多是与邻居孩子们在无拘无束的打闹追逐中度过的。

洪凌自小就喜欢乱涂乱画。家中对艺术最有热情的要算母亲，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总是充当着洪凌幼稚习作的第一观众，并经常评头论足，击中要害——母亲毕业于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后来一直在中学做国文与外语教师。

洪凌的父亲洪源是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中法大学。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蒙古史研究。

父亲是白族人，老家在云南西部的一个小山村。因为从小家境贫寒，父亲发愤读书，后来养成爱书如命的习惯——在洪凌的记忆里，童年时家中最值钱的，就是父亲多年购买的那几架历史书籍。

我还是年少时，
有位神灵保护我
当年我无忧无虑地
与小树林里的花朵嬉戏
天上的微风也逗我玩耍
尽管我当时还未叫过
那么多的名字，
然而，我对你们的了解

胜过我对世人的观察
我明白苍穹的静默——
抚育我长大的 曾是
小树林的低唱……

一个乡下人的血液里往往有着山脉与河流的初衷——父亲是乐山爱水的。小时候，每逢节假日，父亲总是带着洪凌兄弟几个去北京郊外远行。也许是因为血液传递的基因吧，童年的洪凌与同龄的孩子就极不一样，面对山川风景，他总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撞击，有时甚至感觉连心脏都承受不了——

他对自然有一种单纯的爱……这感情如同泉水一般，是从他心底迸发出来的，通体浸透着春天清晨的朝气——爱对他来说，就是内心震荡之后的宁静，就是观察。洪凌观察着一片泥土，一块岩石，一棵树，一条欢蹦乱跳的河……他在观察一颗心。虽然，这种爱此刻显得盲目，还居于一片朦胧中，但一个新人在生长，那个“未来”终归是要来到的。

“童年，胆怯的凝视，往往会改变事物的进程”……洪凌弟兄三人，年幼时，因为父母忙于工作，日常起居都由外婆照应。戏耍的尖叫，伴随着寂寞；而寂寞无人知晓……像所有儿童那样寂寞。

随后，红色的动荡开始了。成人们来来往往，和一些看起来很重要的事务纠缠，父亲的脸色也变得严峻，可是洪凌并不懂得他们在做什么。心静如水的外婆，这位广东老太太，依旧随和大度，乐善好施。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塑造了洪凌日后平和安闲的性格——而性格，在更远的未来，也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

……心灵啊，
让我漫步在你常开不败的繁花下
让我有个安定、简朴的居所。
任凭远处的大潮
变化着呼啸而过……
让宁静的太阳推动着我的梦境——

完全是因为一个偶然，在偶然的深处埋伏着贵重的宝藏——洪凌的外公何澄一，曾是前清的举人，后来就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何澄一曾与康有为、梁启超、罗淳瑗、黄宾虹等名士私交颇深，是一位很得国学精粹的老人。

外公在民国年间于故宫任职时定购的《故宫周刊》，一直年深月久地放在一个木箱的底层。

那是在上初中二年级时，整天无所事事的洪凌，有一次在外婆的旧箱子中乱翻，竟找到了这批难得的《故宫周刊》——里面印满了当时叫不出名字的历代名画。

洪凌从不曾见过如此精美的山水画……一天接着一天，他悄悄临摹着，家中四壁很快就挂满了洪凌的摹品。虽然在当时，他的临摹作品只略微求得表面的相似，但洪凌哪里知道自己正在追慕着董其昌、范宽、王蒙……这些遥远、矫健而深幽的心灵。

《故宫周刊》，如一盏寂静的灯火，悠悠照耀着一颗年少的心……